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



高君韋譯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盲聾子女克勒氏自傳

此書作者懽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海倫克勒

譯述者 高君韋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THE STORY OF MY LIFE

By

HELEN KELLER

Translated by

KAO CHUN WEI

1st ed., Mar., 1930

Price: \$0.50, postage ex'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高君韋女士肖像

高君韋女士事略

社員高君韋女士，福建長樂人，高夢旦先生之次女，高君珊女士之妹也。幼時入上海愛國女學，旋卒業於民立女子中學，及聖瑪利亞書院，繼入滬江大學凡二年，十三年秋轉入美國康乃爾大學，專攻食物化學，歷時兩年有半，得學士碩士學位。於十六年三月返國。在各校成績斐然，榮譽交至。民國十六年八月應燕京大學之聘，赴北京就事未久，即患卵巢病，在協和醫院施手術後病轉劇，於翌年一月二十六日逝世。女士在求學中亦稍事譯述，所著已出版者有希臘小史，當代化學之進步（見科學雜誌十一卷十二期），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等文。若天假之年，對於科學之造就必有未可限量者，乃竟早逝世，惜哉！

（錄科學雜誌第十三卷第三期）

序

海倫克勒氏的名字和事蹟，在美國學界上，誰也知道的。余久聞其一生之奇蹟，以爲言者或張大其辭。去年秋間，在紐約省綺色佳得親見其人。并且聽見她的演說，和助她成名的沙利文女士的敘述，格外嘆她可驚之成功。Mark Twain 說：「十九世紀的人物，可以算拿破崙和海倫克勒是出類拔萃的了。」拿破崙轟轟烈烈，是一代的英雄，病廢的海倫克勒怎樣能和他比呢？自從歐西教育方法進步，聾啞的用他們視覺的幫助，學着說話的有好些人；瞎子用他們聽覺和觸覺的幫助，受教育學音樂的也有好些人；至於一個人，自幼即失去他的視覺和聽覺，像克勒氏這樣的，好像是沒有希望的了。Laura Bridgeman 雖然也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盲聾女子，她的成績不算十分昭著；況且她也不能說話。克勒氏既能說話，并且她是受過高等教育，在哈佛大學的女生部畢業；她的著作也很受各界的歡迎。她既然

能有這樣的成功，從此後無數盲聾的人，也有一線之望，不至於永遠沈淪於廢人之列。克勒氏的功蹟，豈不可算是前無古人麼？

克勒氏感黑暗生活的困苦，和聾者教育之不可少，聯絡幾個慈善家，創辦一個克勒氏聾者教育基金會（Keller Found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Blind）。近兩年來，不辭勞苦，遍遊美洲，開會集資，所到的地方，極受各界的歡迎。人們看見她的精神，聽她的演說，親眼看見教育的成績，沒有不慷慨解囊的。去年到綺色佳就是爲這樁事。克勒氏體格高大雄壯，那時年已四十六，一種活潑的神情依舊像少年一樣。說起話來，姿勢比別人加倍。這也怪不得她，因爲她一向倚賴她的手，做她表情的工具。說話的聲音還明瞭，不過高下節奏，不甚自然，初聽不容易明白罷了。

克勒氏自己演說之外，她和她的先生沙利文女士，還當場表演克勒氏學語言的方法。聾啞的人學話，是用眼睛看別人的口的各部的運用，非但能明白他們說的話，并且依着

他們運用，也能發同樣的聲音。克勒氏不能用這個方法。她把手指按着說話人的嘴旁——他手指的觸覺經過許多練習變成極靈——就知道人家所說的話，他照着運動她自己的口部，就能够發聲說話。這自然是經過了許多困難的練習，才有這樣的結果。然而也可以見得教育的能力，無往不得勝利，只要人努力去做罷了。

海倫克勒的事蹟，記的人不少。最近 John Albert Macy 把克勒氏的自傳，向來載在婦女雜誌 (Ladies Home Journal) 上的，印成單行本，後面再附以克勒氏的書札，和沙利文女士的書札及紀錄。這本自傳，是一種主觀的觀察，比較別本傳記比較親切，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不過克勒氏對於自己受教育的經過，有的不明白，也有記不清的，所以在教育的立足點上，不免有遺漏之處。譯者當於書末，另譯幾篇沙利文女士的作，拿來補這個缺憾。克勒氏的自傳，作於一千九百〇二年。那時她年二十二歲，在哈佛大學的 Radcliffe 女子部二年級。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

四

克勒氏除自傳之外，又有「樂觀」(Optimism)「我的世界」(The World I Live In) 等著作。

譯者序

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盲聾女子克勒氏自傳

第一章

我提起筆來，替我自己做傳，心中却感着一種畏懼。我現在要把遮蓋我幼年時代的障幕掀起來；但是我好像很猶豫不決。寫自傳一事，談何容易。我要想將極小時候的印象，分門別類；但我常常把過去的事實和幻想看做一樣。大凡一個成人述自己孩提時候的經驗，不免要不知不覺的依着幻想力，自由增減潤飾。有幾種印象，歷歷如在目前，其餘的却彷彿不能捉摸的了。并且稚年時的喜怒哀樂，到這時一大半都失去他的鋒芒。還有許多關於我教育上很重要的事故，也每每因為一時的刺激，把他忘掉了。所以要除去冗長的弊病，我

姑且將我自以為有趣味，兼有價值的遭遇，一一略敘大概。

我生於千八百八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在阿拉伯馬省 (Alabama) 北部脫斯根比亞小城 (Tuscumbia) 中。

我的家世，在父親方面是克斯巴·克勒 (Casper Keller) 的後裔。克斯巴生於瑞士，後來遷於馬利蘭省 (Maryland)，就在那裏起家立業。我瑞士祖宗中有一個人生在 Zurich 地方，算是第一個聾童教育者。他還著一本書，討論聾啞教育的問題——這總算是一種巧合；然而那一個君王的先代中，沒有一個奴隸；那一個奴隸的先代中，沒一個君王呢？

克斯巴的兒子，就是我的祖父。他在阿拉伯馬省，開墾一片很大的地，因此就住在那裏了。聽說他每年一次，騎馬由脫斯根比亞到 Philadelphia 去置辦地方上應用的東西。我的姑母那裏，還藏着許多他當日所寫的家信，其中記他旅行的事蹟不少。

我祖母的父親，名叫 Alexander Moore，曾經做過拉斐德將軍 (Lafayette) 的幫



克勒氏肖像

手。她的祖父名叫 Alexander Stopwoods，是當日 Virginia 的殖民太守。她和 Robert Lee 算是表兄弟。

我父親 Arthur H. Keller 是南部聯軍中一員軍官。我母親 Kate Adams 是他的續絃妻子，年紀比他小好幾歲。外祖 Benjamin Adams 娶 Susanna E. Goodhue 爲妻。他們住在麻省 Newbury，好幾年。他們的兒子 Charles Adams 就生在 Newbury Port，後來遷至 Helena, Arkansas。南北戰爭起時，他在南軍服務，後來升到師團長的地位。娶的妻子 Lucy Helen Everett（露沙·海倫·伊府勒）和 Edward Everett 及 Dr. Edward Everett Hale 是同宗的。休戰之後，他們遷居於 Tennessee 之 Memphis。

我未曾得到使我盲聾的病以前，我們住的房子很小，一共不過一大房一小房。小房是爲僕役而設的。我們南方的風俗，在正屋之旁常常造一所小住宅，好像一種附屬的旁屋似的。我父親在南北息戰之後，蓋這麼一所小住宅。等到他娶了我母親之後，就住在這屋子裏。

小屋子外面，完全被葡萄樹，薔薇花，金銀花密密的遮着。遠遠望着倒像是一所園亭。外面的小洋臺也藏在黃色玫瑰和南方土茯苓花的花叢裏，因此便成了歌鳥蜜蜂的世界。

那大座的正屋，離開我們的玫瑰棚不過幾步。我們叫他做「綠藤」，因為這屋和這屋四週圍的樹木及籬笆，都掛滿了英吉利種的綠藤。正屋旁的舊式花園，是我小時候的天堂。就是我先生未來以前，我也曾摸摸索索的沿着黃楊木籬笆，依着我嗅官的引導，去找尋初次開花的百合和紫蘿蘭。有時遇着我性氣發作之後，我也是偷偷的到這裏來，把我滾熱的臉，藏在溫涼的草葉中間，心中就感到一種安慰。我埋身忘形於花叢之間，心中是何等的快樂呀！我歡歡喜喜的踱來踱去，有時忽然走到一棵美麗的蔓藤旁邊。因為他的花和葉子，我就認得他是那棵遮蓋在一所舊亭上的蔓藤。我也知道我已經到了花園的盡頭了。在這裏有爬在地上的卷鬚藤，掛在樹梢上的茉莉，還有一種很罕見的香花名字叫做蝴蝶荷，因為他的輕脆的花瓣和蝴蝶翅相像。但是那玫瑰花——他們是最美麗的了。我在北方的

花房裏，從來沒有看見像我們南方人家園裏種的這樣中人意的攀緣玫瑰花。在我們迴廊外面，他們一絲絲的倒垂着，使空氣完全充滿了他們芬芳之氣。晨日初上，朝露未乾，他們的花朶是何等的溫柔，是何等的高潔。我不能不時常想着，究竟他們是不是和上帝埃田園裏的日光蘭相似吧。

我初生的時候，是很普通很簡單，和別人的，也無甚不同之處。我來，我看見，我得勝——每家的第一個嬰孩，都會經過這些步驟。我出世之後，大家照例議論命名的問題。個個都說長女的名字，是不可輕忽的呀！我父親說我該取名爲美而特的劍木兒（Mildred Campbell），因爲這是很敬重的一個先代祖宗的名字。但是我父親後來就不加入在這命名討論會。於是我母親就決定把她母親的閨名海倫·伊府勒（Helen Everett）賜我爲名。後來上禮拜堂的時候，我父親把這名字忘掉——這是很自然的，因爲他本來不願用他的牧師叫他報名的時候，他只記得，他們已決定，我應當用我外祖母的名字，因此他說海倫·亞盾

斯 (Helen Adams) (按亞盾斯乃海倫夫之氏。)

他們說我還在穿長衣服的時候，已經表示一種剛強奮鬥的精神。我無論看見人家做什麼，爭着要學的。六個月的時候我就學着說『好吧』(How d'ye)。有一天，我說『茶，茶，茶，』(Tea, tea, tea)說得很清楚，把人人都詫異起來。我病後還記得一字，也是當日所學的。這字就是『水』(water)字。我說話能力完全失去後，我還會說 wuh-wuh，代表水的意思。直到後來我學着能拼這個字，我才不用這音來代表水。

他們說我一週歲的那一天，是我走路的第一天。我母親把我從浴缸中拿出，抱在膝上。我忽然看見窗外樹葉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微微跳動。我從母親膝上溜下來，跑去捉那些影子。這衝動一過，我便一交跌下，哭着叫母親來抱我起來。

這歡樂的光陰，是不長久的。一個百鳥爭鳴，歌聲盈耳的春天，接着就是夏天，玫瑰花，和各色的果子充滿了世界。草也黃了，葉也紅了，蕭條慘澹，又是深秋時節了。這樣一天一天的

過去，我看到了黯澹的二月天氣，我的病發生了，從此後我耳朵也塞住了，眼睛也閉着了，活活的把我葬送在沒知覺的世界中，簡直是又做一度初生的嬰孩。他們說這是很利害的胃和腦的血瘀病。醫生說我是活不成了。一天早晨我的熱忽然退了。來時奇怪，退得也奇怪。一家歡天喜地似的。誰也不知道從此後我也不能看見不能聽見的了。真是連醫生都沒想到這一層。

我回想起來，好像我還糊糊塗塗記得些病裏的事。我尤其記得，我醒的時候，母親如何溫柔忍耐的安慰我，要減除我的痛苦。我也記得我從半睡裏醒來。如何把我乾而且熱的兩眼，不向着從前所喜愛的光中望，而向着牆上望，因為那日光一天一天的黯澹起來。除了這幾種模糊的追憶以外——若果牠們是一種追憶——別的都像不是真的，倒像是一種夢覺似的。漸漸的我對於我的不聞不見的日子也習慣了。我也不記得我從前曾度過不自不覺的時代，一直到她來了——我的先生來了。她來了，我的靈魂方才有自由的一日。但是在